

故乡，儿时的梦境

■虞文成

我的祖籍马屿镇江西村。后父辈落户江溪乡坎头村(现仙降街道坎头村)，地处天井坪的东面平原地带，万盘尖山脉的龙潭溪、徐岙山脉的锦溪在村口汇合，绕村东而过注入河流，一派秀丽的田园风光。

坎头村的南方是大坑村，处于大坑山脚；往北是半涂自然村，再往北就是下涂村了。从周边村名的字面上分析，在远古时代坎头村与东面的江头村应该是江海潮起潮落的海岸。随着沧海桑田与飞云江的改道北移，坎头、江头、下涂形成了水网地带，融入良田万顷的江曹平原。又由于地势低，经常遭遇洪涝灾害，被人们称为天井坪。

那时，马屿拥有“三尖三寨一江”风景区，即南面的万盘尖、西面的圣井尖、西北的梅尖；还有群山起伏中的师姑寨、白云寨和山皇寨；北面飞云江逶迤而过，构成了“三寨”“三尖”“一江”的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。

我们村的西南面有两座小山叫铜山、交背山。村里老人说，交背山上的板嶂岩是山神放金银财宝的大衣柜。每年总有一天，山神会把金银财宝拿出来放在旁边的铜山上晒晒。如果有福之人看见了，以后肯定会发大财。所以，在那个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年代，总有不少村民渴望着不知哪个时辰能见到山神晒金银财宝，给自己带来财运。

往南是大坑山，山顶有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寨遗迹。据村里老人讲，这可是赫赫有名的师姑寨。虽然无资料可考证，民间传说也说不清是哪个朝代，但是据说在那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时期，山上的确有一支尼姑出身的女土匪在大坑山安营扎寨。她们劫富济贫，也曾名震一方。

我家的南方是秀丽的万盘尖，弯弯曲曲的龙潭溪在屋前流过。每天早晨，在自家的道坦总能见到不同色彩的山色风光，那巍峨的尖顶时而云雾缭绕，时而直插蓝天，让人充满丰富的想象。村里流传一个故事，村民阿乙在家人鼓动下去外地做生意，但他很恋故土，一步一回头。到了仙降的垟头村拐弯时，一回头，万盘尖不见了，他一跺脚说，万盘尖不见了，不去做生意了，还是回家好。

第一次登万盘尖，还是我在江溪中心小学读书时。从学校出发，过江头村，到大坑村。这里是我们登山的起点。大坑村也是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古村落，依山傍水，溪流穿村而过，是明朝士大夫黄养正的家乡。《明史》记载：“黄养正，名蒙，以字行，瑞安人。以善书授中书舍人，累官太常少卿。‘土木堡之变’，英宗御驾亲征时，瓦剌也先率军冲进行营，从臣惊散，养正独毅然保驾，捍卫英宗无所畏避。英宗被俘北狩，养正慷慨而死，以衣冠归葬故里。歿赠太常卿。”留存的作品有书写“苏轼《洞庭春色赋》《山中松醪赋》行书题跋”和绢本山水画，被吉林省博物馆、温州市博物馆收藏。

离开大坑村，我们沿着龙潭峡谷溯溪而上。龙潭峡谷的溪流、草木、瀑布、怪石等自然景观丰富，峡谷在高低不同的落差中一直延伸，谷内瀑布众多，落差各异各。

继续上行，一处多叠瀑布展现在眼前，瀑瀑如练挂川前，潭潭如镜嵌深谷。语文老师蔡老师景见此美景，禁不住为大家赋诗一首。我们沿着古道前进，走过石桥、旧伐木屋后，上山之路只有小泥路了。我们向高高的万盘尖进发，越到最后越有精神，我们呐喊着冲向尖峰。约中午12时多，我们站在了海拔630米的顶峰。从山下往上看，万盘尖是个尖顶；站在顶上却是个挺大的平坦。四处张望，正印了那句“一览众山小”。向东北望去，飞云江隐隐飘然而去，瑞安城躲在云雾之后；向南看去，平阳县城好像就在不远处的跟前；向西张望，群山连绵，似长龙滚滚而去；向北观览，一切的精彩都留在我们的眼底。



东面是白云寨，盘踞在徐岙山、礁石山之上，也不知是哪个朝代、哪个绿林好汉筑的巢，这也是我的故乡第二个“山寨”。此山南北走向，隔断了我们向东的道路，也形成了富饶的水乡盆地。老师给我们介绍，礁石山中有宋开禧元年进士项模之墓，他也是我们江溪一带有名的大文人。山中还有清代武举人、福建水师提督、从一品许松年谥忠靖之墓。

东北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皇寨了。山皇寨又称为山皇城，位于瑞安西泰山的山脉延伸带上，虽海拔只有180米左右，却是古代马屿、高楼和文成通往瑞安、平阳的咽喉之地，是冷兵器时代的雄关隘口。山皇寨是旧时瑞安城内10处关隘唯一存留的古迹。据记载，山皇寨曾经先后驻守过官兵，也被土匪占据过，曾经也是戚继光抗倭军队的驻地。

想不到吧，我的老家这一带小小的地方，竟然有三个山寨，说明我的家乡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，而且是交通要道。从万盘尖望这三尖三寨，的确令人叫绝。四周群山怀抱下的平原水田，绿油油的望不到边。飞云江似一条飘带，逶迤从中而过，是美不可言的聚宝盆。怪不得，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留下了飞云江两岸风光秀丽的“富春山居图”。

至今还时时想起，儿时经常坐在村口那晚清时期建成的凉亭，望着无际的金黄色稻浪翻滚而去，听着亭西哗哗欢歌的河流，谁不能说自己的家乡好？不过，我的确没有吹，我的故乡真的景观美，人文底蕴深厚。出了南宋状元周坦，官至刑部尚书；明朝士大夫黄养正，累官太常少卿等。更重要的是我家的祖辈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又养育了我这一代人。你说，不夸故乡的美，心中过得去吗？

闲窗散笔 守常德厚

——观张金国书法展有感

■陈关杰

清帝雍正曾寄语天下读书人“寄兴萧闲 寓怀超脱”，与“闲窗散笔”确有同工之妙，泉响空山，时花照眼，人生风流可见一斑。

然形散神聚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书法并非单纯一种文化技术，而是读书人之门牌，属于文化人之慧中秀外，乃至天人感应张力迸发，愚以为没有恒心毅力，断然不会有呈现本性、出乎意外的美感流露。诚如清代大儒曾文正公赞曰“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”。

术有专攻，艺有专精。觉知精进，没有磨穿铁砚之辛苦，断然不会有成就。我们只看到金国青田沽石之悠，烹酒煮茶之乐，秋娥采撷之美，早餐精雕细琢之谐。但不见其背后沉潜的苦功夫，没有身体力行、心神合一的专一和坐得冷板凳的刻苦，绝不会得到这番成就。回报显而易见，乐而忘忧，乐在其中，众乐纷纭。

作为一种生活美好之表达，书法和插花艺术源远流长。真正称之为艺术，书法可能要上溯到秦篆汉隶，东方缘起的插花可能要从隋唐的佛前供花论起。名为金国书法展，实为夫妻艺术展。金国、秋娥伉俪执手如此高古，实在令人艳羡。得二人为友，何尝不是精致人生的一种惬意。这也许就是当初孟母“择邻处”的那个寻常百姓家吧！

公历年首，实为农历岁末。冬去春来，万物收藏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绿蚁酒，红酥手，红泥小火炉，指尖发汗，心头暖。显然这是一个集聚悠游，游目骋怀的好时节。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”金国、秋娥十分好客，五年来，每年元旦摆上文化大餐，既有庙堂馆阁之礼仪，又有魏晋田园之趣味，幸甚至哉。



有心之人，不在刻意之处。“闲窗散笔”艺展，让人享受的是展览的人际氛围，平等执礼，细绎玩味，心安理得。这是最要紧的，一向慎言的金国兄，这时会不紧不慢秀出张氏宽厚与幽默，快乐的微笑漾在脸上，娓娓道来。闭目思想，如一袭长衫学儒，百草园与三味书屋，千杯未醉呵，人生快意无以复加。这恐怕也是艺展取意“闲散”二字之本义吧。

五年了，作为老友，我们期待六年、七年，乃至永年。如何一脉相承，而又推陈出新，与时俱进，有所创新，这是煞费脑筋的。可改变形式内容，可改变时空人物。无须担心，这么复杂的问题，就让金国兄去想吧。惟有祝愿和期待，希望大家福寿康宁，期待新年吉祥静好，惟愿国泰民安！

露天电影终散场

■翁德汉

电影是离老百姓最近的艺术，露天电影则是我记忆的珍珠，像一首歌词所唱：“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世界……”

小时候，露天电影一般在晒谷场、学校操场等平地放映。据上辈人说，有段时间，驮山水库里的水漏光了，库底硬化了，竟然被选择为放电影的场地。这也算奇事一件，但我没经历过。

驮山有个叫“凹平上”的地方，一边是学校的教学楼、机械厂和曾经的供销社，一边是学校操场和一块空地，这里可作为露天电影放映场地。每每放电影，银幕还没有拉起，我们已经搬来板凳等待。看着放映员将银幕四角用绳子撑开，上面两角系在高高的杆子上或者树上，下面的两个角系上绳子拉开绑在地面的大石头上。电影时长大约一个半小时，勤劳的搬

张凳子坐着看，懒的就站着看，或者挨墙靠着看。有时候晚上风大银幕会飘来飘去，人物画面会变形，大家则哈哈大笑。幼小时，听不懂普通话更看不懂电影，大家就聚在银幕的背面，照样看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观影兴趣。

秋天到了，漫山遍野都是柑橘，红红的，枝长的直接伸到路边，非常诱人。偷摘柑橘成了大问题，于是有人就立了规矩，抓住偷摘的罚放电影。有时被抓的人多，电影就连着看，但我想不起任何一部电影的片名。其中有一部讲抗日战争时期，上海青年杀日本人的电影，其中一个人物使用飞刀，出神入化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家一邻居老奶奶说罪过啊，我们看一次电影，要死那么多人。原来，在她眼里，电影里“死”的人是真死了。

驮山没有放电影的器材和队伍，每次放映，器材必须从山下挑上来，文化部门一

般会派两位放映员过来。有一次在“凹平上”，我们拿着小凳子等了好久，银幕也已高高挂好，放映员已站在机器边上，但电影迟迟不放映，这就引起大家的怀疑和骚动。在大家等得实在不耐烦时，话筒里传来驮山党组织负责人的声音，意思是说放映队把什么东西忘带来了，导致电影播放不起来，派人去拿了。这个“派”字给我很深的印象，真是派头十足。后来到底有没有放，我也忘了，大概我一个小朋友熬不住睡着了吧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驮山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出现了私人合股的录像厅，中井村有一个，东井村也有一个。家家户户晚餐过后，都谈论这录像厅的事情，有点钱的都进去观看，没钱的则在外面听声音过瘾。

从那以后，露天电影很少出现了，最终散场了。

“客”字杂议

■施正勋

“客”字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普遍，在瑞安方言中“客”字的运用频率更广，且有特色。仅对从事某种活动或行业者的称呼这一字义，如：说客、侠客、政客等外，瑞安人对一些体力劳动者，也以“客”称谓。如：抬糞客、捉栏客、割稻客等。“客”，在瑞安方言中指称的行业范围比现代汉语广泛得多。

捉栏客：农闲时节进城收集垃圾（方言：畚扫）、牲畜粪便等，用作田间肥料的农民，行为与当今城市拾荒者相近似。当年，畚扫以食物残渣等生活垃圾为主，可回收垃圾很少。捉栏客把城市居民的畚扫集中收来，担到城郊，找块空闲地堆积起来，量较多时，使用野草或稻秆在周边卷成“匚”型，中间堆放畚扫，且一层层叠高，待其沤烂发酵后，运回去肥田。有个别捉栏客会随手把住家的一些废铜烂铁拿走，城里人就编了一句贬损的俗语：“捉栏客，不偷就是撮”，喻其所作为小偷小摸。

抬糞客：在没有抽水马桶的年代，市民大小便普遍使用尿盘、马桶。积蓄数日，必须清除处理。抬糞客就是挨家挨户按时上门为市民清除粪便的环卫工人，现代汉语称为淘粪工。抬糞客多在凌晨时工作，出入各家门户，熟悉马桶位置，腰挂手电筒照

明，静悄悄作业。住户知道抬糞日期，自然会虚掩门户，予以方便，从来没有人担心安全或隐私问题。

瑞安方言称成年已婚男人与女人为：男子客、老人（音白读能，或读宁）客。这两个称呼颇特异，男人、女人之别不属于行业区分，用“客”统称，大约是归类？且称“客”的男女，限于已婚者。未婚成年男女是不能称之为“男子客”或“老人客”的，男的称：后生，红花男儿；女的称：媛（院）主儿。

“客”字用在称谓方面，不仅有上述特色，还有一层现代汉语中找不到的词义：瑞安方言对孩子出麻疹，说是“做小客”。早年，还把天花（麻脸）叫做“做大客”。由于普遍实行有效、简便的接种牛痘预防法，天花病早已经绝迹，“做大客”之说自然随之再也听不到了。这两种说法源于何时、何处，难考证。按民间习俗，“做客”。显然带有“舍避”（细备）的寓意。

方言还称一些善于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的人为：“上童客”。上童客既不是一种行业，也不局限于男女、年龄、婚否，泛指用巧辞骗人者。

如今，捉栏客、抬糞客等行业只存留在历史记录中。



瑞安日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校区

学视野作文 破精英之门

国学+思维+文学+社会实践 → 高分作文

- ◆ “以学为乐终生乐” 教育理念科学先进
- ◆ “情智双秀学语文” 大语文观引领研发
- ◆ “听说互动讲演练” 课堂形式丰富多样
- ◆ “实践写作相结合” 边玩边学开阔视野

咨询热线：18858805887（白老师） 13738753310（姚老师） 地址：学士营教育培训（瑞安市安阳路619-621号 安阳实验小学对面）